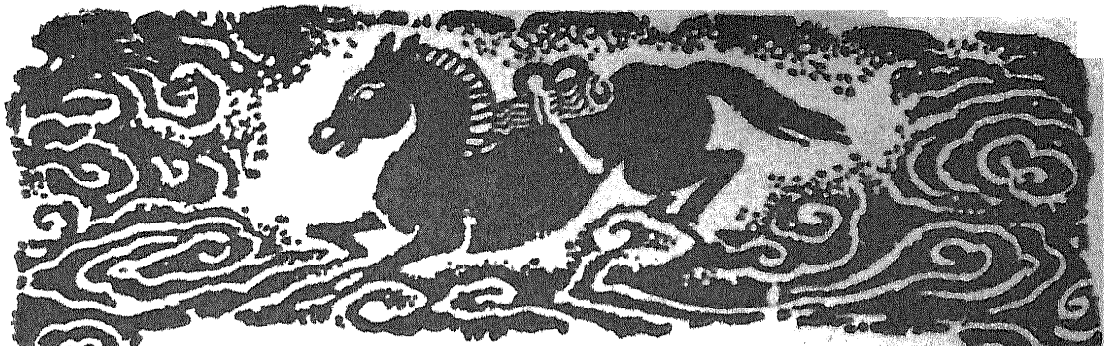
呂語集粹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呂語集粹

尹會一輯

本館據幾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呂語集粹序

呂新吾先生著述甚富。皆心得之學。明體達用之書也。而呻吟語爲最。余反復玩味。見其推勘人情物理。研辨內外公私。痛切之至。令人當下猛省。奚啻砭骨之神針。苦口之良劑。顧先生自謂呻吟病聲也。病語狂。擇其狂而未甚者存之。然則先生平日之語。自刪已多。蓋惟其精。不惟其富矣。今夫藥之爲物也。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力。然雜於參苓薯芋之間。用以養生。而擇之不精。遽爲嘗試。鮮或不誤。讀呻吟語而集其粹。謂是對症之藥。殊不在多。亦猶先生之意也。嗟夫。余之善病亦久矣。病而弗覺。覺而復病者亦屢矣。讀先生之語。能無汗下乎。自今以往。尙鑒於折肱良醫。時時自藥也。因與監司黃君約取成編。用付剞劂。世有同病者。倘亦樂聞先生之病聲焉。其於修身治人之道。蓋庶幾矣。

乾隆三年秋七月博陵後學尹會一題於大梁使院

呂語集粹卷一

清　博陵尹會一輯

道體

輕清之氣爲霜露。濃濁之氣爲雲雨。春雨少者。薰蒸之氣未濃也。春多雨則洩夏之氣。而夏雨必少。夏多雨者。薰蒸之氣有餘也。夏少雨則積氣之餘。而秋雨必多。此謂氣之常耳。至於有霪潦之年。必有亢陽之年。則數年總計也。蜀中之漏天。四時多雨。雲中之高地。四時多旱。吳下之水鄉。黃梅之雨爲多。則四方互計也。總之一箇陰陽。一般分數。先有餘則後不足。此有餘則彼不足。均則各足。是謂太和。太和之歲。九有皆豐。

此以陰陽氣化而言。若論人事。則修德誠民。感召天和。又責在君臣。不可委於有餘不足之數也。

陽道生陰。道養。故向陽者先發。向陰者後枯。

一陰生而宇宙入靜。至十月閉塞而成寒。一陽生而宇宙入動。至五月薰蒸而成暑。或曰。五月陰生矣。而六月大暑。十一月陽生矣。而十二月大寒。何也。曰。陽不極則不能生陰。陰不極則不能生陽。勢窮則反也。微陰激陽。則陽不受激而愈熾。微陽激陰。則陰不受激而愈溢。氣逼則甚也。至七月正月。則陰陽相戰。客不勝主衰不勝旺。過去者不勝方來。故七月大火西流。而金漸生水。正月析木用事。而木漸生火。蓋陰陽

之氣續接。非直接。直接則絕。父母死而子始生。有是理乎。漸至非驟至。驟至則激。五穀種而能卽熟。有是理乎。二氣萬古長存。萬物四時咸遂。皆續與漸爲之也。惟續故不已。惟漸故無迹。

冬者。萬物之夜。所以待勞倦。養精神者也。春生夏長。秋成而不培養之以冬。則萬物之滅久矣。是知大冬嚴寒。所以仁萬物也。愈嚴凝則愈收斂。愈收斂則愈精神。愈精神則發生之氣愈條暢。辟之人須要安歇。今夜能熟睡。則明日必精神。故曰冬者萬物之所以歸命也。

冬者。一年之夜。夜者。一日之冬。推之無時無物不如此。皆靜衆也。聖人主靜以立人極。則靜固靜。動亦靜。惟其能息。是以不息也。自涸養用敬之說出。則主靜之學。更見把柄。自強不息。無非保合之時矣。

學者只看得世上萬事萬物種種是道。此心纔覺暢然。

中之一字。雖天地萬物。一時離他不得。天地失中。陰陽舛錯。萬物失中。形氣損傷。差毫釐便有毫釐徵驗。是以聖人執中以爲天地萬物極。除卻一中字。世間更無道理。

堯舜周孔之道。只是傍人情。依物理。拈出箇天然自有之中。行將去。不驚人。不苦人。所以難及。後來人勝他不得。卻尋出甚高難行之事。元冥隱僻之言。怪異新奇。偏曲幻妄以求勝。不知聖人妙處。只是箇庸常。看六經四書。語言何等平易。不害其爲聖人之筆。亦未嘗有不明不備之道。嗟夫。賢智者過之。佛老楊墨。莊列申韓是已。彼其意見才是聖人中萬分之一。而漫衍閎肆。以至偏重而賊道。後學無識。遂至棄菽粟而餐玉屑。厭布帛而慕鶴氅。無補饑寒。反生奇病。悲夫。

中是千古道脈宗。敬是聖學一字訣。

或問中之道。堯舜傳心。必有至元至妙之理。余歎曰。只就我兩人眼前說。這飲酒。不爲限量。不至過醉。這就是飲食之中。這說話不緘默。不狂誕。這就是說話之中。這作揖跪拜。不煩不疏。不疾不徐。這就是作揖跪拜之中。推之萬事皆然。又到那安行處。便是十全底堯舜。

呻吟語微言全在此等處。可以被除後人好高躐等念頭。而功夫得所持循矣。

今古紛紛辯口。聚訟盈庭。積書充棟。皆起於世教不明。而聰明才辯者。各執意見以求勝。故爭輕重者。孚衡而息爭。短長者。至度而息爭。多寡者。至量而息爭。是非者。至聖人而息。中道者。聖人之權衡度量也。天德只是箇無我。王道只是箇愛人。

一門人向予數四窮問無極太極及理氣同異。性命精粗。性善是否。予曰。此等語。予亦能勦先儒之成說。及一己之謬見以相發明。然非汝今日急務。假若了悟性命。洞達天人。也只於性理書上添了某氏曰一段言語。後世窮理之人。信彼駁此。服此闢彼。百世後汗牛充棟。都是這樁說話。不知於國家之存亡。萬姓之生死。身心之邪正。見在能濟否。我只有箇粗法子。汝只把存心制行。處事接物。齊家治國平天下。大本小節。都事事心下信得過了。再講這話不遲。曰。理氣性命。終不可談耶。曰。這便是理氣性命顯設處。除了撒數沒總數。

此即中庸道不遠人。素位而行兩章之旨。造至自邇而遠。自卑而高。而鬼神之爲德。始可得言矣。

近世之論。無著書者。即不得爲理學。以其於性命無所發明也。不知顏閔輩有何著作。而見稱於孔子。首列於四科耶。正學不明。拿聲好異。欲求精。適形其粗。終其身在道外耳。讀此語可以息喙。可以入門。

問學

學問之功聖人亦不敢廢不從學問中來任從有掀天揭地事業都是氣質作用氣象豈不炫赫可觀一入聖賢秤尺坐定不妥貼學問之要如何隨事用中而已

能辨眞假是一種大學問萬古惟有眞之一字磨滅不了蓋藏不了此鬼神之所把握風雲之所呵護天地無此不能發育聖人無此不能參贊朽腐得此可爲神奇道也者道此也學也者學此也

天地萬物只是一箇漸故能悠故能久所以成物悠者漸之象也久者漸之積也天地萬物不能頓也而況於人乎故悟能頓成不能頓

悟能頓・成不能頓・如登山登塔然。其頂一望可見・但須步步上前・方可到頂・所謂知易而行難也・

理以心得爲精故當沈潛不然耳邊口頭也事以典故爲據故當博洽不然臆說杜撰也

高宗恭默思道・說曰・學于古訓・乃有獲・高宗知以心得爲精・傅說又告以典故爲據・其卽夫子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之旨與・

世間事無巨細都有古人留下得法程纔行一事便思古人處這般事如何纔處一人便思古人處這般人如何至於起居言動語默無不如此久則與古人稽而動與道合矣其要只在存心其工夫又在誦詩讀書時便想曰此可以爲我某事之法可以藥我某事之病如此則臨事時觸之卽應不待思索矣

古之君子病其無能也學之今之君子恥其無能也諱之道理書盡讀事務書多讀文章書少讀閑雜書休讀邪妄書焚之可也

學問二字原自外面得來蓋學問之理雖全於吾心而學問之事則皆古今名物人人而學事事而問攢零合整融化貫串然後此心與道方浹洽暢快若怠於考古恥於問人聰明只自己出不知怎麼叫做學者

古人言學問者多矣莫詳於康誥數言欲其敬述文考矣又欲其遍求殷先哲王欲其遠思商之耆成矣又欲其別求聞由古先哲王而終之以宏於天德裕乃身攢零合整宏於天也浹洽暢快裕乃身也

聖賢千言萬語經史千帙萬卷都是教人學好禁人爲非若以先哲爲依歸前言爲律令即一二語受用不盡若依舊作世俗人或更汙下即將蒼頡以來書讀盡也只是箇沒學問的人

學以學爲人也問以問所學也今人若於初上學時便將此二字解得眞不愚書自書我自我而可望其成人矣

屋漏之地可服鬼神室家之中不厭妻子然後謂之眞學眞養勉強於大庭廣衆之中幸一時一事不露本象遂稱之曰賢人君子恐未必然

實做工夫人再休向人講與世俗人講則掩口而嗤與異端人講則矢口而辯惟與志同道合之人爲藏修默成之學此是眞功夫實學問若好學者就問慕道者相依則不妨千言萬語與之講說也

先生休向人講之說極得古人闇修之旨然有三種人不在此限內曰君曰父曰師此三者居高明之位上帝與我以覺世牖民之權所當千言萬語與之講說者也推而言之公孤以至一命佐君者也叔伯長兄佐父者也朋友而居前輩佐師者也其道亦然

把意念沈潛得下何理不可得把志氣奮發得起何事不可做今之學者將箇浮躁心觀理將箇委靡心臨事只模糊過了一生

明體全爲適用。明也者。明其所適也。不能適用。何貴明體。然未有明體而不適用者。樹有根。自然千枝萬葉。水有泉。自然千流萬派。是故日用動靜是小體用。幼學壯行是大體用。有種講學人。不能施於有政。始知所明不是適用之體。

明體如磨鏡。適用如照鏡。明體如刻圖章。適用如印圖章。中庸發而皆中節。這箇節都藏在未發內。是中字的影子。

圓融者無詭隨之態。精細者無苛察之心。沈默者無陰險之術。光明者無淺露之病。勁直者無徑情之偏。執持者無拘泥之迹。此是全才。有所長而矯其長之失。此是善學。

皐陶以九德觀人。后夔以四德教士。皆因其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漢書中如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慈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數語亦精粹無疵。學者合而觀之。俱爲崇德之助。

人生氣質都有箇好處。都有箇不好處。學問之道無他。只是培養那自家好處。抶正那自家不好處便了。

義理之性。無有不善。氣質之性。不能無偏。學問之道無他。變化氣質而已矣。變化之道。先立其大。則道心爲主。而百體從令。仍不外孟子求放心之旨也。

師無往而不在也。鄉國天下古人師。善人也。三人行則師惡人矣。予師不止此也。鶴之父子。蟻之君臣。鴛鴦之夫婦。果然之朋友。烏之孝。騶虞之仁。雉之耿介。鳩之守拙。則觀禽獸而得吾師矣。松柏之孤直。蘭芷之清芳。蘋藻之潔。桐之高秀。蓮之緇泥不染。菊之晚節愈芳。梅之眞白。竹之內虛外直。圓通有節。則觀草木而得吾師矣。山之鎭重。川之委曲而直。石之堅貞。淵之涵蓄。土之渾厚。火之光明。金之剛健。則觀五行而得吾師矣。鑑之明。衡之直。權之通變。量之有容。槩之平。度之能較短長。篷之卷舒。蓋之張弛。網之綱紀。

機之經綸則觀雜物而得吾師矣嗟夫能自得師則盈天地間皆師也不然堯舜自堯舜朱均自朱均耳

先生之詔人也切矣以愚論之易經六十四卦皆以天地萬物爲師蓋人之德性天地之所賦而萬物之所同稟也夫子於大象傳固舉一隅矣然惟成德之士乃能之非所以教初學也學者先要立一箇主善爲師之志於每日待人接物時見一件好事不放過聞一句好話不放過下至執鞭之士可以咨道路之短長賈販之人可以詢物價之貴賤則睿星合璧無非上聖之經綸融洽貫通俱是六經之芳潤矣

存養

心要實又要虛無物之謂虛無妄之謂實惟虛故實惟實故虛心要小又要大大其心能體天下之物小其心不儥天下之事

心要如天平稱物時物忙而衡不忙物去時即懸空在此只恁靜虛中正何等自在

常使精神在心目間便有主而不眩於客感之交只一昏昏便是胡亂應酬豈無偶合終非心上經歷過覺無長進譬之夢食豈能飽哉

人生在天地間無日不動念就有箇動念底道理無日不說話就有箇說話底道理無日不處事就有箇處事底道理無日不接人就有箇接人底道理無日不理物就有箇理物底道理以至怨怒笑歌傷悲感歎顧盼指示咳唾涕洟隱微委曲造次顛沛疾病危亡莫不各有道理只是時時體認件件講求細行小物尙求合則彝倫大節豈可踰閑故始自垂髫終於屬纊持一箇自強不息之心通乎晝夜要之於純一不已之地忘乎死生此還本歸全之道戴天履地之宜不然恣情縱意而各求遂其所欲凡有知覺運動者皆然無取於萬物之靈矣或曰有要乎曰有其要只在存心心何以存曰只在主靜只靜了千酬萬應

都在道理上事事不錯。

存心致知・原不容偏廢・但存心可以該致知・而致知不可以該存心・故曰・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以主敬爲靜・更有下手處・

心放不放。要在邪正上說。不在出入上說。且如高臥山林。遊心廊廟。身處衰世。夢想唐虞。遊子思親。貞婦懷夫。這箇是放心否。若不論邪正。只較出入。卻是禪定之學。

君子思不出其位・君子素其位而行・這位字若看得活・顏子問爲邦・陋巷而具王佐之才・孔子作春秋・匹夫而行天子之事・此方是素貧賤行乎貧賤・

口有慣言。身有誤動。皆不存心之故也。故君子未事前定。當事凝一。識所不逮。力所不能。雖過無媿心矣。未有甘心快意而不殃身者。惟理義之悅我心。卻步步是安樂境。

不存心者。見不出自家不是。只於動靜語默。接物應事時。件件想一想。便見渾身都是過失。須動合天則然後爲是。如何疎忽得一時。學者思之。

種豆其苗必豆。種瓜其苗必瓜。未有所存如是。而所發不如是者。心本人欲而事欲天理。心本邪曲而言欲正直。其將能乎。是以君子愼其所存。所存是種種皆是。所存非種種皆非。未有分毫爽者。

過差遺忘。只是昏忽。昏忽只是不敬。若小心愼密。自無過差遺忘之病。孔子曰。敬事。樊遲粗鄙。告之曰。執事敬。子張意廣。告之曰。無小大。無敢慢。今人只是懶散。過差遺忘。安得不多。

吾輩所欠。只是涵養不純不定。故言則矢口所發不當事。不循物。不宜人。事則恣意。所行或太過。或不及。或悖理。若涵養得定。如熟視正鵠而後開弓。矢矢中的。細量分寸而後投針。處處中穴。此是眞正體驗實

用工夫。總來只是箇沈靜。沈靜了發出來。件件都是天則。

手容恭。足容重。頭容直。口容止。坐如尸。立如齋。儼若思。目無狂視。耳無傾聽。此外景也。外景是整齊嚴肅。內景是齋莊中正。未有不整齊嚴肅而能齋莊中正者。故檢束五官百體。只爲收攝此心。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聖人教人。先從有形有象處做起。蓋內外交養。乃爲敬用之全功。然能檢束五官百體者。究在乎心。故曰。先立其大。則小者不能奪也。

無屋漏工夫。做不得宇宙事業。

當急遽冗雜時。只不動火。則神有餘而不勞。事從容而就理。一動火。種種都不濟。

沈靜非緘默之謂也。意淵涵而態閑正。此謂眞沈靜。雖終日言語。或千軍萬馬中相攻擊。或稠人廣衆中應繁劇。不害其爲沈靜。神定故也。一有飛揚動擾之意。雖端坐終日。寂無一語。而色貌自浮。或意雖不飛揚動擾。而昏昏欲睡。皆不得謂沈靜。眞沈靜底。自是惺惺。包一段全副精神在裏。

余平生處人處事。激切之病。十居其九。一向在這裏克。只恁消磨不去。始知不美之質。變化甚難。而況以無恆之志。不深之養。如何能變化得。若志定而養深。便是下愚也移得一半。

甯耐是思事第一法。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置富貴貧賤死生常變於度外。是養心第一法。

天下之物。紓徐柔和者多長。迫切躁急者多短。故烈風驟雨。無崇朝之威。暴漲狂瀾。無三日之勢。催拍促調。非百板之聲。疾策緊銜。非千里之轡。人生壽妖禍福。無不皆然。褊急者可以思矣。

心平氣和。此四字非涵養不能。做工夫只在箇定火。火定則百物兼照。萬事得理。水明而火昏。靜屬水。動屬火。故病人火動則躁擾狂越。及其甦定。渾不能記。甦定者。水澄清而火熄也。故人非火不生。非火不死。非火不濟。非火不敗。惟君子善處火。故身安而德滋。

離之彖詞・畜牝牛吉・離火也・其德剛烈而光明・牛則順矣・牝牛則順而又順矣・順而又順・聖人非示人以定火之旨與・

以激而發者。必以無激而廢。此不自涵養中來。算不得有根本底學者。涵養中人。遇當爲之事。來得不陡。若懶若遲。持得甚堅。不移不歇。彼攘臂抵掌而任天下之事。難說不是義氣。畢竟到盡頭處不全美。萬金之賈。貨雖不售。不憂販夫閉門數日。則愁苦不任矣。凡不見知而慍。不見是而悶。皆中淺狹而養不厚者也。

平居時有心訒言還容易。何也。有意收斂故耳。只是當喜怒愛憎時。發當其可。無一厭人語。才見涵養。

善人無邪夢。夢是心上有底。男不夢生子。女不夢娶妻。念不及也。只到夢境。都是道理上做。這便有許大工夫。許大造詣。

沈文憲公曰・晝卜諸妻子・夜卜諸夢寐・陸放翁詩・家貧占力量・夜夢驗工夫・人生百年・寢居其半・則晝之所爲・與夜之所夢・常相等矣・此應是學者考驗中大節目・

進德莫如不苟。不苟先要箇耐煩。今人只爲有躁心而不耐煩。故一切苟且。卒至破大防而不顧。棄大義而不爲。其始皆起於一念之苟也。

人人各有一句終身用之不盡者。但在存心著力。而或問之曰。只是對症之藥便是。如子張只消得存誠

二字。宰我只消得警惰二字。子路只消得擇善二字。子夏只消得見大二字。

有病卽有藥。知病卽是藥。存心著力四字。卽無價之藥。而無名之醫也。節錄補遺云。

呂語集粹卷二

省克

每日默檢要見這念頭自德性上發出自氣質上發出自習識上發出自物欲上發出如此省察久久自識得本來面目初學最要如此

少年只要想我兒在幹得甚麼事到頭成箇甚麼人這便有多少恨心多少愧汗如何放得自家過語云縱欲忘身忘之一字最宜體玩昏不醒記謂之忘欲迷而不悟情勝而不顧也夜氣清明時都一一分曉著迷處便思不起沈溺者可以返矣

孟子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全在思不起時上著力易言窒慾朱子謂用道理塞住他如船漏水入須用物塞其空處

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爲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善愚謂惟聖人未接物時何思何慮聖人以下睡覺時合下便動箇念頭或昨日已行事或今日當行事便來心上只看這念頭如何若一念自好處想便是舜邊人若一念向不好處想便是蹠邊人若念中是善而本意卻有所爲這又是舜中蹠漸來漸去還向蹠邊去矣此是務頭工夫此時克己更覺容易點檢更覺精明所謂去惡在纖微持善在根本也

劉蕺山先生紀過格一曰微過獨知主之二曰隱過七情主之三曰顯過九容主之四曰大過五倫主之五曰習過百行主之六曰成過爲衆惡門以克念終焉微過去無過之地所爭不能毫釐而其究甚大工夫吃緊在微處得力落一格轉粗一格工夫彌難去道彌遠矣

暮夜無知。此四字百惡之總根也。人之罪莫大於欺。欺者利其無知也。大姦大盜。皆自無知之念充之。天下大惡。只有二種。欺無知。不畏有知。欺無知還是有所忌憚心。此是誠僞關。不畏有知是箇無所忌憚心。此是死生關。猶知有畏。良心尚未死也。

凡人之爲不善。其初皆不忍也。其後忍不忍半。其後忍之。其後安之。其後樂之。嗚呼。至於樂爲不善。而後良心死矣。

有惻隱之心者。必有羞惡。故孔門以求仁爲主。所以充其不忍之良心也。

直友難得。而吾又拒以諱過之聲色。佞人不少。而吾又接以喜諛之意態。嗚呼。欲不日入於惡也難矣。

喜來時一點檢。怒來時一點檢。怠惰時一點檢。放肆時一點檢。此是省察大條款。人到此多想不起。顧不得。一錯了便悔不及。若養得定了。便發而中節。無用此矣。

仁厚刻薄是修短關。行止語默是禍福關。勤惰儉奢是成敗關。飲食男女是生死關。

余日日有過。然自信過發吾心如清水之魚。纔發即見。小發即覺。所以卒不得遂其豪悍至流浪不可收拾者。胸中是非。原先有以照之也。所以常發者何。只是心不存。養不定。

某應酬時有一大病痛。每於事前疎忽。事後點檢。點檢後輒悔吝。閑時慵懶。忙時迫急。迫急後輒差錯。或曰。此失先後著耳。肯把點檢心放在事前。省得點檢。又省得悔吝。肯把迫急心放在閑時。省得差錯。又省得牽掛。

防欲如挽逆水之舟。纔歇力便下流。力善如緣無枝之樹。纔住脚便下墜。是以君子之心。無時而不敬畏也。

聖學入門。先要克己。歸宿只是無我。蓋自私自利之心。是立人達人之障。此便是舜蹠關頭。死生岐路。

懶散二字。立身之賊也。千德萬業。日怠廢而無成。千罪萬惡。日橫恣而無制。皆此二字爲之。西晉儻禮法而樂豪放。病本正在此。安肆日偸。安肆者。懶散之謂也。此聖賢之大戒也。甚麽降伏得此二字。曰勤愼。勤愼者。敬之謂也。

天下難降伏難管攝底。古今人都做得來。不謂難事。惟有降伏管攝自家難。聖賢做工夫。只在這裏。

人一生大罪過。只在自是自私四字。

難管底是任意。難防底是慣病。此處著力。便是穴上著針。癢處著手。

學者視人欲如寇讎。不患無攻治之力。祇緣一向姑息他如驕子。所以養成猖獗之勢。無可奈何。故制人欲在初發時。極易剿捕。到那橫流時。須要奮萬夫莫當之勇。纔得濟事。

目不容一塵。齒不容一芥。非我固有也。如何靈臺之內。許多荊榛卻自容得。

纔有一分自滿之心。面上便帶自滿之色。口中便出自滿之聲。此有道之所恥也。見得大時。世間再無可滿之事。吾分再無能滿之時。何自滿之有。故盛德容貌若愚。

胸中只擺脫一戀字。便十分爽淨。十分自在。人生最苦處。只是此心沾泥帶水。明是知得。不能斷割耳。

德不怕難積。只怕易累。千日之積。不禁一日之累。是故君子防所以累者。

盜只是欺人。此心有一毫欺人。一事欺人。一語欺人。人雖不知。卽未發覺之盜也。言如是而行欺之。是行者言之盜也。心如是而口欺之。是口者心之盜也。纔發一箇眞實心。驟發一箇僞妄心。是心者心之盜也。諺云。瞞心昧己。有味哉其言之矣。欺世盜名其過大。瞞心昧己其過深。

攻我之過者。未必皆無過之人也。苟求無過之人攻我。則終身不得聞過矣。我當感其攻我之益而已。彼有過無過。何暇計哉。

修身

稠衆中一言一動。大家環向而視之。口雖不言。而是非之公自在。果善也。大家同萌愛敬之念。果不善也。大家同萌厭惡之念。雖小言動。不可不謹。

愈進修。愈覺不長。愈點檢。愈覺有非。何者。不留意做人。自家儘看得過。只日日留意向上。看得自家都是病痛。那有一些好處。初頭只見得人欲中過失。久久又見得天理中過失。到無天理過失。則中行矣。又有不自然。不渾化。著色喫力過失。走出這箇邊境。纔是聖人能立無過之地。故學者以有一善自多。以寡一過自幸。皆無志者也。急行者只見道遠而力不前。急芸者只見草多而鉏不利。

業刻木如鋸齒。古無文字。用以記日行之事數也。一事畢則去一刻。事俱畢則盡去之。謂之修業。更事則再刻如前。大事則大刻。謂之大業。多事則多刻。謂之廣業。士農工商所業不同。謂之常業。農爲士則改刻。

謂之易業。古人未有一生無所業者。未有一日不修業者。故古人身修事理。而無怠惰荒甯之時。常有憂勤惕勵之志。一日無事。則一日不安。懼業之不修。而曠日之不可也。今也昏昏蕩蕩。四支不可收拾。窮年終日。無一獻爲。放逸而入於禽獸者。無業之故也。人生兩間。無一事可見。無一事可稱。資衣藉食於人。而偸安惰行以死。可羞也已。

身要嚴重。意要安定。色要温雅。氣要和平。語要簡切。心要慈祥。志要果毅。機要縝密。

才能技藝。讓他占箇高名。莫要角勝。至於綱常大節。定要自家努力。不可退居人後。

道學不行。只爲自家根腳站立不住。或倡而不和則勢孤。或守而衆撓則志惑。或爲而不成則氣沮。或奪於風俗則心雜。譬之衆人胥溺。一人纔就岸上來。數人挽其足而陷之。苟非強有力者。欲自振拔難矣。

休諉罪於氣化。一切責之人事。休過望於世間。一切求之我身。

天下之事。常鼓舞不見勞倦。一衰歇便難振舉。是以君子常提醒精神。不令昏耗。役使筋骨。不令怠惰懼振舉之難也。

孟子論歷聖道統心傳。不出憂勤惕厲四字。其最親切者。曰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此四語不獨作相士農工商皆可作座右銘也。

擠當處都要箇自強不息之心。受用處都要箇有餘不盡之意。

愼言勗於妻子僕隸之間。檢身心於食息起居之際。這工夫便密了。

閨門之事可傳。而後知君子之家法矣。近習之人起敬。而後知君子之身法矣。其作用處。只是無不敬。

文王刑于寡妻・大舜刑于二女・皆閨門之事可傳・近習之人起敬者也・

自非生知之聖。未有言而不思者。貌深沈而言安定。若蹇若疑。欲發欲留。雖有失焉者寡矣。神奮揚而語急速。若湧若懸。半跲半晦。雖有得焉者寡矣。簡而當事。曲而當情。精而當理。確而當時。一言而濟事。一言而服人。一言而明道。是謂修辭之善者。其要有二。曰澄心。曰定氣。

謹言不但外面。雖家庭間沒箇該多說底話。

輕信驟發。聽言之大戒也。

清議酷於律令。清議之人。酷於治獄之吏。律令所寃。賴清議以明之。雖死猶生也。清議所寃。萬古無反案矣。是以君子不輕議人。懼寃之也。惟此事得罪於天甚重。報必及之。

惟清議能明律令之寃・惟聖賢能反清議之案・孔孟是也・使春秋無孔子・則顏淵沒於陋巷・而少正卯爲聞人・戰國無孟子・則匡章陷於不孝・而陳仲子爲廉士・

率眞者無心過。殊多躁言輕舉之失。愼密者無口過。不免厚貌深情之累。心事如青天白日。言動如履薄臨深。其唯君子乎。

青天白日・離德也・履薄臨深・坎德也・心事如青天白日・言動如履薄臨深・內離外坎・六爻得位・既濟之象乎・

對左右言。四顧無愧色。對朋友言。臨別無戒語。可爲光明矣。

辨學術。談治理。直須窮到至處。讓人不得。所謂宗廟朝廷便便言者。蓋道理古今之道理。政事國家之政

事務須是乃已。我兩人皆置之度外。非求伸我也。非求勝人也。何讓人之有。只是平心易氣。爲辯家第一法。纔聲高色厲。便是沒涵養。

在邪人前發正論。不問有心無心。此是不磨之恨。見貪者談廉道。已不堪聞。又說某官如何廉。益難堪。又說某官貪。愈益難堪。況又勸汝當廉。況又責汝如何貪。彼何以當之。或曰。當如何。曰。位在則進退在我。行法可也。位不在而情意相關。密諷可也。若與我無干涉。則箝口而已。禮。入門而問諱。此其當諱者。

余少時曾洩當密之語。先君責之。對曰。已戒聞者使勿洩矣。先君曰。子不能必子之口。而能必人之口乎。且戒人與戒己孰難。小子愼之。

只覺夕檢點今日說得幾句話關係身心。行得幾件事有益世道。自慊自愧。自恍然獨覺矣。若醉酒飽肉。恣談浪笑。卻不錯過了一日。亂言妄動。昧理從欲。卻不作孽了一日。學者事事要自責。愼無責人。人不可我意。自是我無量。我不可人意。自是我無能。時時自反。才德無不進之理。

吾輩終日不長進處。只是怨尤兩字。全不反己。聖賢學問。只是箇自責自盡。自責自盡。道理原無邊界。亦無盡頭。若完了自家分數。還要聽其在天在人。不敢怨尤。況自家舉動又多鬼責人非底過罪。卻敢怨尤耶。以是知自責自盡底人。決不怨尤。怨尤底人。決不肯自責自盡。吾輩不可不自家一照看。纔照看便知天人待我原不薄。惡。只是我多慚負處。

常看得自家未必是。他人未必非。便有長進。再看得他人皆有可取。吾身只是過多。更有長進。

以患難時心居安樂。以貧賤時心居富貴。以屈拘時心居廣大。則無往而不泰然。以淵谷視康莊。以疾病視強健。以不測視無事。則無往而不安穩。

余有責善之友。既別兩月矣。見而問之曰。近不聞僕有過否。友曰。子無過。余曰。此吾之大過也。何者。拒諫自矜而人不敢言。飾非掩惡而人不能知。過有大於此者乎。使余即聖人也則可。余非聖人而人謂無過。余其大過哉。

世之人形容人過。只象箇盜蹠。回護自家。只象箇堯舜。不知這卻是以堯舜望人。而以盜蹠自待也。

中高第。做美官。欲得願足。這不是了卻一生事。只是作人不端。或無過可稱。而分毫無補於世。則高第美官。反以益吾之恥者也。而世顧以此自多。予不知其何心。

富貴家之災也。才能身之殃也。聲名謗之媒也。歡樂悲之藉也。故惟處順境爲難。只是常有懼心。退一步做。則免於禍。

揚子。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安溪先生謂揚子發明豐卦之旨。夫雷火合而爲豐。此天地功用最盛處。天地之豐尙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名分者。天下之所共守者也。名分不立。則朝廷之紀綱不尊。法令不行。聖人以名分行道。曲士恃道以壓名分。不知孔子之道視魯侯奚啻天壤。而鄉黨一篇。何等盡君臣之禮。乃知尊名分與諂時勢不同。名分所在。一毫不敢傲惰。時勢所在。一毫不敢阿諛。固哉世之腐儒。以尊名分爲諂時勢也。卑哉世之鄙夫。以諂時勢爲尊名分也。

一貴達還家門戶不如做官時悄然不樂曰世態炎涼如是人何以堪余曰君自炎涼非獨世態之過也平常淡素是我本來事熱鬧紛華是我倘來事君留戀富貴以爲當然厭惡貧賤以爲遭際何炎涼如之自家才德自家明白底才短德微卽卑官薄祿已不相負若已踰涯涘而觖望無窮卻是難爲了造物孔孟終身不遇又當如何

理會得義命兩字自然不肯做低人

凡在我者都是分內底在天在人者都是分外底學者要明於內外之分則在內缺一分便是不成人處在外得一分便是該知足處

萬物都要箇本意宮室之設只爲安居衣之設只爲蔽體食之設只爲充饑器之設只爲利用妻之設只爲有後推此類不可盡窮苟知其本意只在本意上求分外的都是多了

推而廣之·天與我以聰明·只爲明道·天與我以精力·只爲修德·天與我以壽考·只爲任重而道遠·天與我以富貴·只爲致君而澤民·皆本意所在也·

物忌全盛事忌全美人忌全名是故天地有欠缺之體聖賢無快足之心而況瑣瑣羣氓不安淺薄之分而欲滿其難厭之欲豈不妄哉是以君子見益而思損持滿而思溢不敢恣無涯之望

余行年五十悟得五不爭之味人問之曰不與居積人爭富不與進取人爭貴不與矜飾人爭名不與少年人爭英俊不與盛氣人爭是非

仕途上只應酬無益人事工夫占了八分更有甚精力時候修正經職業我嘗自喜行三種方便甚於先

達有益。不面謁人。省其疲於應接。不輕寄書。省其困於裁答。不乞求人看顧。省其難於區處。

器識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滿六合是運惻隱之心處。君子視六合飛潛動植。纖細毫末之物。見其得所則油然而喜。與自家得所一般。見其失所則悯然而戚。與自家失所一般。

忍激二字。是禍福關頭。

凡有橫逆來侵。先思所以取之之故。卽思所以處之之法。不可便動氣。兩箇動氣。一對小人。一般受禍。

世上沒箇分外好底。便到天地位萬物育底功用。也是性分中應盡得事業。今人纔有一善。便向人有矜色。便見得世人都有不是。余甚恥之。

氣忌盛。心忌滿。才忌露。

處利則要人做君子。我做小人。處名則要人做小人。我做君子。斯惑之甚也。聖賢處利讓利。處名讓名。故澹然恬然。不與世忤。

處天下事。前面常長出一分。此之謂豫。後面常餘出一分。此之謂裕。如此則事無不濟。而心有餘樂。若盡絲分數做去。必有後悔。處人亦然。施在我有餘之恩。則可以廣德。留在人不盡之情。則可以全好。

規模先要箇極大。意思先要箇安閑。古之人約己而豐人。故羣下樂爲之用。而所得常倍。徐思而審處。故已不勞而事極精詳。褊急二字。處世之大礙也。

士君子須有三代以前一副見識。然後可以進退古今。權衡道法。可以成濟世之業。可以建不世之功。天下事只怕認不眞。故依違觀望。看人言爲行止。若認得眞時。則有不敢從之君親。更那管一國非之。天下非之。若作事先怕人議論。做到中間。一被謗誹。消然中止。這不止無定力。且是無定見。民各有心。豈得人人識見與我相同。民心至愚。豈得人人意思與我相信。是以作事君子。要見事後功業。休恤事前議論。事成後衆論自息。即萬一不成。而我所爲者合下便是當爲也。論不得成敗。

將事而能弭。遇事而能捄。既事而能挽。此之謂達權。此之謂才。未事而知其來。始事而要其終。定事而知其變。此之謂長慮。此之謂識。

鄢陵之勝。范文子憂而祈死。艾陵之勝。伍子胥料其必亡。楚師屢敗。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吳國未平。羊叔子曰。平吳之後。當勞聖慮耳。此如醫道然。常人以肥瘠爲憂喜。醫者以脈理決死生。

人只是怕當局。當局者之十不足以當旁觀者之五。智慮以得失而昏也。膽氣以得失而奪也。只沒了得失心。則志氣舒展。此心與旁觀者一般。何事不濟。

不以外至者爲榮辱。極有受用處。然須是裏面分數足始得。

兩君子無爭。相讓故也。一君子一小人無爭。有容故也。爭者兩小人也。有識者奈何自處於小人。

見面前之千里。不若見背後之一寸。故達觀非難。而反觀爲難。見見非難。而見不見爲難。此舉世之所迷。而智者之所獨覺也。

只拏定一箇是字做。便是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底道理。更問甚占卜。信甚星命。或曰。趨吉

避凶保身之道曰君父在難正臣子死忠死孝之時而趨吉避凶可乎或曰智者明義理識時勢君無乃專明於義理乎曰有可奈何時正須審時因勢時勢亦求之識見中豈於讖緯陰陽家求之耶或曰氣數自然亦強做不成曰君子所安者義命故以氣數從義理不以義理從氣數富貴利達則付之天進退行藏則決之己或曰到無可奈何時何如曰這也看道理病在膏肓望之而走扁鵲之道當如是也若屬纊頃刻萬無一生偶得良方猶然忙走灌藥孝子慈孫之道當如是也

道有箇當然有箇自然當然是屬人底不問吉凶禍福要向前幹去自然是屬天底任你躑躅咆哮自勉強不來而世之迷者專在自然上錯用工夫是謂替天忙徒勞無益卻將當然底全不著意是謂棄人道成箇甚人只把此二層看得眞守得定有多少受用處

先天後天兩圖皆以南方爲尊位先天圖乾居尊位乾天也人不敢犯焉所以示人安命之學也後天圖離居尊位離心也天不能主焉所以示人立命之學也此條云道有箇當然後天是也有箇自然先天是也不安命者替天忙不立命者棄人道

精明也要十分只須藏在渾厚裏作用古人得禍精明人十居其九未有渾厚而得禍者今之人惟恐精明不至所以爲愚也

初開口便是煞尾語初下手便是盡頭著此人大無含蓄大不濟事學者戒之

處毀譽要有識有量今之學者儘有向上底見世所譽而趨之見世所毀而避之只是識不定聞譽我而喜聞毀我而怒只是量不廣眞善眞惡在我毀譽與我無分毫相干

打破利害關易・打破毀譽關難・工夫至此・乃顏曾一輩人・雖然非執拗之謂也・執拗則荆公之人言不足恤矣・古來處置盡善者・其惟周公乎・流言一起・曰・我之弗避・我無以告我先王・夫公非畏流言而避也・爲先王之宗社而避也・亦爲几几・公豈爲毀譽所動哉・

魚見餌不見鉤・虎見羊不見阱・猩猩見酒不見人・非不見也・迷於所美而不暇顧也・此心一冷則熱鬧之景不能入・一淡則豔冶之物不能動・夫能知困窮抑鬱貧賤轗軻之爲祥・則可與言道矣・

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賤不足惡・可惡是賤而無能・老不足歎・可歎是老而虛生・死不足悲・可悲是死而無聞・鑑不能自照・尺不能自度・權不能自稱・圜於物也・聖人則自照自度自稱・成其爲鑑爲尺爲權・而後能妍媸長短輕重天下・

無根本底氣節・如酒漢殿人・醉時勇・醒時索然無分毫氣力・無學問底識見・如庖人煬竈・面前明・背後左右無一些照顧・而無知者賞其一時・惑其一偏・每擊節歎服・信以終身・吁・難言也・

人之念頭・與氣血同爲消長・四十以前・是箇進心・識見未定・而敢於有爲・四十以後・是箇定心・識見既定・而事有酌量・六十以後・是箇退心・識見雖眞・而精力不振・未必人人皆此・而此其大凡也・古者四十仕・六十七十致仕・蓋審之矣・人亦有少年退縮不任事・厭厭若泉下人者・亦有衰年狂躁妄動喜事者・皆非常理・若乃以見事風生之少年爲任事・以念頭灰冷之衰夫爲老成・則誤矣・鄧禹沈毅・馬援矍鑠・古誠有之・豈多得哉・

以好事爲勇往・以畏事爲老成・是非未明・公私幾無以辨・莫如以分義爲權衡・分所得爲・義所當爲・雖老成不宜退縮・不然・雖少年不得輕舉・明乎此・可以自處・可以觀人・

呂語集粹卷三

倫理

家長、一家之君也。上焉者使人歡愛而敬重之。次則使人有所嚴憚。故曰嚴君。下則使人慢。下則使人陵。最下則使人恨。使人慢未有不亂者。使人陵未有不敗者。使人恨未有不亡者。嗚呼。齊家豈小故哉。今之人皆以治生爲急。而齊家之道不講久矣。

恩禮出於人情之自然。不可強致。然禮係體面。猶可責人。恩出於根心。反以責而失之矣。故恩薄可結之使厚。恩離可結之使固。一相責望。爲怨滋深。古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使骨肉爲寇讎。皆坐責之一字耳。

家法所係之重也。擬人以俳優。雖僕隸乞丐之人。未有不艴然怒者。斯天下之辱名也。而俳優之家。世世業之而不知恥。其子孫豈無羞惡之良心。亦相安而不知變。斯家法之所囿哉。是故欲子孫善。莫如正家法。家法正而子孫染於氣習。不待教而似之矣。

隔之一字。人情之大患。故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上下之交。務去隔此字。不去而不怨叛者。未之有也。

雨澤過潤。萬物之災也。恩寵遇禮。臣妾之災也。情愛過義。子孫之災也。

人子和氣愉色婉容。發得深時。養得定時。任父母冷面寒鐵雷霆震怒。也只是這一腔溫意。一面春風。則自無不回之天。自無厭變之天。讒譖何由入。嫌隙何由作。其次莫如敬愼。夔夔齊栗。愼之至也。故瞽瞍亦

允若。溫和示人以可愛。消融父母之惡怒。敬愼示人以可矜。激發父母之悲憐。所謂積誠意以感動之者。養和致敬之謂也。蓋格親之功。惟和爲妙。非至性純孝者不能。敬愼猶可勉強耳。而今人子以涼薄之色。惰慢之身。驕蹇之性。及犯父母之怒。既不肯挽回。又倨傲以甚之。此其人在孝弟之外。固不足論。卽有平日溫愉之子。當父母不悅而亦慍見。或生疑而遷怒者。或無意遷怒而不避嫌者。或不善避嫌。愈避而愈冒嫌者。積隙成釁。遂致不祥。豈父母之不慈哉。此孤臣孽子之法戒也。

閨門之中。少了箇禮字。便自天翻地覆。百禍千殃。身亡家破。皆從此起。

兒女輩常著他拳拳曲曲。緊緊恰恰。動必有畏。言必有驚。到自專時。尙不可知。若使之快意適情。是殺之也。此愚父母之所當知也。

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故夷齊非湯武。明臣道也。此天下之大防也。不然。則亂臣賊子接踵矣。而難爲君。天下不可一日無民。故孔孟是湯武。明君道也。此天下之大懼也。不然。則暴君亂主接踵矣。而難爲民。

友道極關係。故與君父並列而爲五。人生德業成就。少朋友不得。君以法行。治我者也。父以恩行。不責善者也。兄弟怡怡。不欲以切偲傷愛。婦人主內事。不得相追隨規過。子雖敢爭。終有可避之嫌。至於對嚴師則矜持收斂而無過。可見在家庭則狎昵親習。而正言不入。惟夫朋友者。朝夕相與。既不若師之進見有時。情禮無嫌。又不若父子兄弟之言語有忌。一德虧則友責之。一業廢則友責之。美則相與獎勸。非則相與匡救。日更月變。互感交摩。駸駸然不覺其勞且難。而入於君子之域矣。是朋友者。四倫之所賴也。若言

語嬉媟樽俎嫗煦無論事之善惡以順我者爲厚交無論人之姦賢以敬我者爲君子蹐足附耳自謂知心接膝撫肩濫許刎頸大家同陷於小人而不知可哀也已是故物相反者相成見相左者相益孔子取友曰直諒多聞此三友者皆與我不相附會者也故曰益是故得三友難能爲人三友更難

處人

人到無所顧惜時君父之尊不能使之嚴鼎鑊之威不能使之懼千言萬語不能使之喻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也已聖人知其然也每養其體而體其情私而不使至於無所顧惜

天下無難處之事只消得兩箇如之何天下無難處之人只消得三箇必自反

羊腸之隘前車覆而後車協力非以厚人也前車當關後車停駕匪惟同緩急亦且共利害爲人也而實自爲也士君子共事而忘人之急無乃所以自孤也夫

朝廷法紀做不得人情天下名分做不得人情聖賢道理做不得人情他人事權做不得人情我無力量做不得人情以此五者徇人皆妄也君子愼之

十分識見人與九分者說便不能了悟況愚智相去不啻倍蓰而一不當意輒怒而棄之則皋夔稷契伊傅周召棄人多矣所貴乎有識而居人上者正以其能就無識之人因其微長而用之也

怨人有六或彼識見有不到處或彼聽聞有未眞處或彼力量有不及處或彼心事有所苦處或彼精神有所忽處或彼微意有所在處先此六怨而命之不從教之不改然後可罪也已是以君子教人而後責

人體人而後怒人。

凡處人不係確然名分便小有謙下不妨得爲而爲之雖無暫辱必有後憂即不論利害論道理亦云居上不驕民可近不可下。

聖賢處世離一溫厚不得故曰汎愛衆曰和而不同曰和而不流曰羣而不黨曰周而不比曰愛人曰慈祥曰豈弟曰樂只曰親民曰容衆曰萬物一體曰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只恁冷落難親便是世上一箇礙物即使持正守方獨立不苟亦非用世之才只是一節狷介之士耳。

稱人之善我有一善又何妒焉稱人之惡我有一惡又何毀焉。

聞人之善而掩覆之或文致以誣其心聞人之過而播揚之或枝葉以多其罪此皆得罪於鬼神者也吾黨戒之。

兩悔無不釋之怨兩求無不合之交兩怒無不成之禍。

責善惡看其人何如其人可責以善又當自盡長善救失之道無指摘其所忌無盡數其所失無對人無峭直無長言無累言犯此六戒雖忠告非善道矣其不見聽我亦且有過焉何以責人。

自古大臣善於長善救失者。漢推張良。唐推李泌。良常不肯先發。必待人先發其端。方以一言定其計。泌言必中款。又善於調停。不但此六戒不犯而已。

論人情只往薄處求說人心只往惡邊想此是私而刻底念頭自家便是箇小人古人責人每於有過中求無過此是長厚心盛德事學者熟思自有滋味。

古人愛人之意多。今人惡人之意多。愛人故人易於改過。而視我也常親。我之教益易行。惡人故人甘於目棄。而視我也常讎。我之言必不入。

將古人心信今人。眞是信不過。若以古人至誠之道感今人。今人未必在豚魚下也。

水激逆流。火激橫發。人激亂作。君子愼其所以激之者。愧之則小人可使爲君子。激之則君子可使爲小人。

窮寇不可追也。遁辭不可攻也。貧民不可威也。

責人到閉口捲舌。面赤背汗時。猶刺刺不已。豈不快心。然淺隘刻薄甚矣。故君子攻人。不盡其過。須含蓄以餘人之愧懼。令其自新。方有趣味。是謂以善養人。

是衆人卽當取其偏長。是賢者則當望以中道。

應事

幹天下事。無以期限自寬。事有不測。時有不給。常有餘於期限之內。有多少受用處。

撼大摧堅。要徐徐下手。久久見功。默默留意。攘臂極力。一犯手。自家先敗。

幹天下大事。非氣不濟。然氣欲藏。不欲露。欲抑不欲揚。掀天揭地事業。不動聲色。不驚耳目。做得停停妥妥。此爲第一妙手。便是入神。譬之天地。當春夏之時。發育萬物。何等盛大流行之氣。然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豈無風雨雷霆。亦只時發間出。不顯匠作萬物之迹。這才是化工。

正直之人能任天下之事其才其守小事自可見若說小事且放過大事到手才見擔當這便是飾說到大事定然也放過了

事物之理有定而人情意見千岐萬徑吾得其定者而行之即形迹可疑心事難白亦付之無可柰何若惴惴畏譏瑣瑣自明豈能家置一喙哉且人不我信辯之何益人若我信何事於辯若事有關涉則不當以緘默妨大計

疾言遽色厲聲怒氣原無用處萬事萬物只以心平氣和處之自有妙應余性褊每坐此失書以自警

君子與人共事當公人己而不私苟事之成不必功之出自我也不幸而敗不必咎歸諸人也

凡酌量天下大事全要箇融通周密憂深慮遠營室者之正方面也有近視正而遠視不正者有準於短而不準於長者有合於上而不合於下者有協於左而不協於右者既而遠近長短上下左右之皆宜也然後執繩墨運木石鳩器用以定萬世不拔之基今之處天下事者粗心浮氣淺見薄識得其一方而固執以求勝以此圖久大之業爲治安之計難矣

士君子終身應酬不止一事全要將一箇靜定心酌量緩急輕重爲後先若應轇轕情處紛雜事都是一味熱忙顛倒亂應只此便不見存心定性之功當事處物之法

定靜安慮得此五字時時有事事有離了此五字便是孟浪做

久視則熟字不識注視則靜物若動乃知蓄疑者亂眞知過思者迷正應

做天下好事。既度德量力。又審勢擇人。專欲難成衆怒難犯。此八字者不獨妄動邪爲者宜愼。雖以至公無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亦須調劑人情。發明事理。俾大家信從。然後動有成事可久。盤庚遷殷。武王伐紂。三令五申。猶恐弗從。蓋恆情多闇於遠識。小人不便於己私。羣起而壞之。雖有良法。胡成胡久。

世間事各有恰好處。愼一分者得一分。忽一分者失一分。全愼全得。全忽全失。小事多忽。忽小則失大。易事多忽。忽易則失難。存心君子。自得之體驗中耳。

審勢量力。固智者事。然理所當爲。而值可爲之地。聖人必做一番。計不得成敗。如圖成不克。何損於舉動。覓是成當墮耳。孔子爲政於衞。定要下手正名。便正不來。去衞也得。只是這箇事定姑息不過。今人做事只計成敗。都是利害心害了是非之公。

恆言平穩二字極可玩。蓋天下之事。惟平則穩。行險亦有得的。終是不穩。故君子居易。

天下有兩可之事。非義精者不能擇。若到精處。畢竟止有一可耳。

覓物者苦求而不得。或視之而不見。他日無事於覓也。乃得之。非物有趨避。目眩於急求也。天下之事。每得於從容。而失之急遽。

事不關係都歇過。到關係時悔之何及。事幸不敗都饒過。到敗事時懲之何益。是以君子不忽小。防其敗也。不怨敗。防其再也。

好問好察時。著一我字不得。此之謂能忘。執兩端時。著一人字不得。此之謂能定。欲見之施行。略無人己

之嫌。此之謂能化。

事到手且莫急。便要緩緩想。想得時切莫緩。便要急急行。處天下事。只消得安詳二字。雖兵貴神速。也須從此二字做出。然安詳非遲緩之謂也。從容詳審。養奮發於凝定之中耳。

事休問大家行不行。舊規有不有。只看義上協不協。勢不在我而於義無害。且須勉從。若有害於義。即左王之者。吾不敢從也。

纔下手便想到究竟處。

呂語集粹卷四

居官

學者窮經博古。涉事籌今。只見日之不足。惟恐一登薦舉。不能有所建樹。仕者修政立事。淑世安民。只見日之不足。惟恐一旦陞遷。不獲竟其施爲。此是確實心腸。眞正學術。爲學爲政之得眞味者。

平日讀書。惟有做官是展布時。將窮居所聞見及生平所欲爲者。一一試嘗之。須是所理之政事。各得其宜。所治之人物。各得其所。纔是滿了本然底分量。

官之所居曰任。此意最可玩。不惟取責任負荷之義。任者任也。聽其便宜。信任而責成也。若牽制束縛。非任矣。

古之居民上者。治一邑則任一邑之重。治一郡則任一郡之重。治天下則任天下之重。朝夕思慮其事。日夜經紀其務。一物失所。一事失理。不遑安食。限於才者。求盡吾心。限於勢者。求滿吾分。不愧於君之付託。與民之仰望。然後食君之祿。享民之奉。泰然無所歉。反焉無所愧。否則是食浮於功也。君子恥之。

人臣有二懲。曰私。曰僞。私則利己徇人而公法壞。僞則彌縫粉飾而實政隳。公法壞則豪強得以橫恣。貧賤無所控訴而愁怨多。實政隳則視國民不啻越秦。逐勢利如同商賈而身家肥。此亂亡之漸也。何可不懲。

喫這一箸飯是何人收打底穿這一疋帛是何人織染底大廈高堂如何該我居住安車駟馬如何該我乘坐獲飽煖之休思作者之勞享尊榮之樂思供者之苦此士大夫日夜不可忘情者也不然其負斯世斯民多矣

做官都是苦事爲官原是苦人官職高一步責任便大一步憂勤便增一步聖賢胼手胝足勞心焦思惟天下之安而後樂衆人快欲適情身尊家潤惟富貴之得而後樂古之居官也在下民身上做工夫今之居官也在上官眼底做工夫古之居官也尚正直今之居官也尚諛阿

爲上者最怕器局小見識俗吏胥輿皁儘能笑人不可不愼也

（器局小是天分邊事・見識俗是學力邊事・然學力充足・天分亦變化而開拓矣・）

自家官職著別人做只是不肯踏定跟腳挺身自拔此搢紳第一恥事若鐵錚錚底做將去任他如何亦有不顚躓僵仆時縱教顚躓僵仆也無可柰何自是照管不得

六合都是情世界惟朝堂官府爲法世界若也只徇情世間更無處覓公道

（民之初生・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以情相與焉爾・情不能無私・於是推一賢者而聽命焉・以制人之私情・此朝堂之所由立・而官府之所由設也・）

罪不當笞一扑便不是罪不當怒一叱便不是爲人上者愼之

以林皐安樂懶散心做官未有不荒怠者以在家治生營產心做官未有不貪鄙者

居官有五要。休錯問一件事。休屈打一箇人。休妄費一分財。休輕勞一夫力。休苟取一分錢。

居官念頭有三用。念念用之君民則爲吉士。念念用之套數則爲俗吏。念念用之身家則爲賊臣。

居官只一箇快性。自家計了多少便宜。左右省了多少負累。萬民省了多少勞費。

近日居官。動說舊規。彼相沿以來。不便於己者悉去之。便於己者悉存之。如此舊規百世不變。只將這念頭移在百姓身上。有利於民者悉修舉之。有害於民者悉掃除之。豈不是居官眞正道理。噫。利於民生者皆不便於己。便於己者豈能不害於民。從古以來。民生不遂。事故日多。其繇可知已。

喜奉承是箇愚障。彼之甘言卑辭。隆禮過情。冀得其所欲。而免其可罪也。而我喜之感之。遂其不當得之欲。而免其不可已之罪。以自蹈於廢公黨惡之大咎。以自犯於難事易悅之小人。是奉承人者智巧。而喜奉承者痴呆也。此居要路者之大戒也。雖然奉承人者未嘗不愚也。使其所奉承而小人也則可。果君子也。彼未嘗不以此觀人品也。

朱子注易事難說章。君子之心公而恕。公則無欲。不喜人奉承。公則生明。看得透是人的奉承。

一種人難悅亦難事。只是度量褊狹。不失爲君子。一種人易事亦易悅。這是貪汚輭弱。不失爲小人。

做上官底。只是要尊重。迎送欲遠稱呼。欲尊拜跪欲恭。供具欲麗。酒席欲豐。騶從欲都。伺候欲謹。行部所至。萬人負累。千家愁苦。即使於地方有益。蒼生所損已多。

余居官有六自簿。均徭先令自審。均地先令自丈。未完令其自限。贖鍰令其自催。詞訟令同鄉地自拘。小

事令同干證自處。官逸而事亦理。久之可省刑罰。當今天下之民。極苦官之繁苛。一與寬仁。其應如響。山西臬司書齋。余新置一榻銘於其上。左曰。爾酣餘夢。得無有宵征露宿者乎。爾炙重衾。得無有抱肩裂膚者乎。古之臥人堲於薦褓。置萬姓於衽席。而後爽然得一夕之安。嗚呼。古之人亦人也。夫古之民亦民也夫。右曰。獨室不觸慾。君子所以養精。獨處不交言。君子所以養氣。獨魂不著礙。君子所以養神。獨寢不媿衾。君子所以養德。

監司視小民藹然。待左右肅然。待僚案溫然。待屬官侃然。庶幾乎得體矣。

守令於民。先有知疼知熱。如兒如女。一副眞心腸。甚麼愛養曲成事業做不出。只是生來沒此念頭。便與說綻脣舌渾如醉夢。

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況居官乎。故察吏之道。無才猶可勉。無心斷不可恕。

世上沒箇好做底官。雖抱關之吏。也須夜行昧起。方爲稱職。纔說做官好。便不是做好官底人。

君子之事君也。道則直身而行。禮則鞠躬而盡。誠則開心而獻。禍福榮辱則順命而受。

小屈以求大伸。聖賢不爲。松柏生來便直。士君子窮居便正。若曰在下位遇難事。姑韜光忍恥。以圖他日貴達之時。然後直躬行道。此不但出處爲兩截人。即既仕之後。又爲兩截人矣。又安知大任到手不放過耶。

古人事業精專。志向果確。一到手便做。故孔子治魯三月而教化大行。今世居官。奔走奉承。簿書期會。不

緊要底虛文。先占了大半工夫。況平日又無修政立事之心。忠君愛民之志。蹉跎因循。但以浮泛之精神。了目前之俗事。即有志者。亦不過將正經職業帶修一二足矣。誰始此風。誰甚此風。誰當責任而不易此風。此三人之罪。不止於罷黜矣。君子當事。則小人皆爲君子。至此不爲君子。眞小人也。小人當事。則中人皆爲小人。至此不爲小人。眞君子也。

士君子到一箇地位。就理會一箇地位底職分。無逆料時之久暫。而苟且其行。無期必人之用否。而怠忽其心。入門就心安志定。爲久遠之計。即使不久於此。而一日在官。一日盡職。豈容一日苟祿尸位哉。

凡居官。爲前人者。無干譽矯情。立一切不可常之法。以難後人。爲後人者。無矜能露迹。爲一朝即改革之政。以苦前人。此不惟不近人情。政體自不宜爾。若惡政弊規。不妨改圖。只是渾厚便好。

與上大夫言。闇闇如也。朱註云闇闇、和悅而諍。只一諍字。十分扶持世道。近世見上大夫。少不了和悅。只欠一諍字。

聞毀不可遽信。要看毀人者與毀於人者之人品。毀人者賢。則所毀者損。毀人者不肖。則所毀者重。考察之。年聞一毀言。如獲珙璧。不暇計所從來。枉人多矣。

作焉能爲有無底人。以之居鄉。儘可容得。只是受一命之寄。便是曠一命之官。在一日之職。便是廢一日之業。況碌碌苟苟。久居高華。唐虞三代課官是如此否。今以其不貪酷也而容之。以其善畜緣也而進之。國一無所賴。民一無所裨。而俸之貪位竊祿。此人何足責。用人者無辭矣。

簿書所以防奸也。簿書愈多而奸愈黠。何也。千册萬簿。何官經眼。不過爲左右開打點之門。廣刁難之計。爲下司增紙筆之孽。爲百姓添需索之名。舉世昏迷。了不經意。以爲當然。一細思之。可爲大笑。有識者哉。簿書十分之九。而上下相安。弊端自清矣。

治道

廟堂之上。以養正氣爲先。海宇之內。以養元氣爲本。能使賢人君子無鬱心之言。則正氣培矣。能使羣黎百姓無腹誹之語。則元氣固矣。此萬世帝王保天下之要道也。

太和之氣。雖貫徹於四時。然生育長養。不專在於暄燠。而嚴肅之中。正所以操縱沖和之機者也。聖人之爲政也。法天。當寬則用春夏。當嚴則用秋冬。而常持之體。則於嚴威之中。施長養之恩。何者。嚴不匱惠易窮。威中之惠。鼓舞人羣。惠中之惠。驕弛衆志。王道感人處。只在以我眞誠惻怛之心。體其委曲必至之情。是故不賞而勸。不激而奮。出一言而能使人致其死命。誠故也。

天下萬事萬物。皆要求箇實用。實用者。與吾身心關損益者也。凡一切不急之物。供耳目之玩好。皆非實用也。愚者甚至喪其實用以求無用。悲夫。是故明君治天下。必先盡革靡文而嚴誅淫巧。

從政自有箇大體。大體既立。則小節雖有抵捂。當別作張弛。以輔吾大體之所未備。不可便改絃易轍。譬如待民有恩。此大體也。即有頑暴不化者。重刑之。而待民之大體不變。待士有禮。此大體也。即有淫肆不檢者。嚴治之。而待士之大體不變。彼始之寬也。既養士民之惡。終之猛也。槩及士民之善。非政也。不立大

體故也。

唐以張良娣之故。而不立皇后。明以胡惟庸之故。而不立宰相。皆因一人而變大體者也。

關雎是箇和平之心。麟趾是箇仁厚之德。只將和平仁厚念頭行政。則仁民愛物。天下各得其所。不然。周官法度以虛文行之。豈但無益。且以病民。

先王爲政。全在人心上用工夫。其體人心。在我心上用工夫。何者。同然之故也。故先王體人於我。而民心得。天下治。治道只要有先王一點心。至於制度文爲。不必一一復古。有好古者。將一切典章文物。都要反太古之初。而先王精意全不理會。譬之刻木肖人。形貌絕似。無一些精神貫徹。依然是死底。故爲政不能因民隨時。以寓潛移默化之機。紛紛更變。驚世駭俗。紹先復古。此天下之拙夫愚子也。意念雖佳。一無可取。

先王之爲治也。蓋大乎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而紀綱法度。因之而立。後王師古。師其意。不必師其迹也。孔明觀書略觀大意。此之謂經濟大儒。

善用威者不輕怒。善用恩者不妄施。

太古之世。上下相忘。不言而信。中古上下求相孚。後世上下求相勝。上用法勝下。下用欺以避法。下以術勝上。上用智以防術。以是而欲求治。胡可得哉。欲復古道。不如一待以至誠。誠之所不孚者。法以輔之。庶幾不死之人心。尚可回還三代之舊乎。

用三代以前見識而不迂。就三代以後家數而不俗。可以當國矣。

世間千種人。萬般物。百樣事。各有分量。各有差等。只各安其位。而無一毫拂戾不安之意。這便是太平。

禮之有次第也。猶堂之有階。使人不得驟僭也。故等級不妨於太煩。階有級。雖疾足者不得闊步。禮有等。雖倨傲者不敢淩節。

民情既溢。裁之爲難。裁溢如割駢拇贅疣。人甚不堪。故裁之也。欲令民堪。有漸而已矣。安靜而不震激。此裁溢之道也。禮義以馴之。法制以防之。不使潛滋暴決。此愼溢之道也。二者帝王調劑民情之大機也。天下治亂。恆必由之。

精神爽奮則百廢俱興。肢體怠弛則百興俱廢。聖人之治天下。鼓舞人心。振作士氣。務使天下之人。如含露之朝葉。不欲如久旱之午苗。

世道有三責。責貴。責賢。責壞綱亂紀之最者。三責而世道可回矣。貴者握風俗教化之權。而首壞以爲庶人倡。則庶人莫不象之。賢者明風俗教化之道。而自壞以爲不肖者倡。則不肖者莫不象之。責此二人。此謂治本。風教既壞。誅之不可勝誅。故擇其最甚者以令天下。此謂治末。本末兼治。不三年而四海內光景自別。

有一種人以姑息匪人市寬厚名。有一種人以毛舉細故市精明名。皆偏也。聖人之寬厚。不使人有所恃。聖人之精明。不使人無所容。敦大中自有分曉。

敦大中有分曉。所謂寬而有制也。濬猛濟寬之論。殊失重輕。余素不取。

古之爲人上者。不虐人以示威。而道法自可畏也。不卑人以示尊。而德容自可敬也。脫勢分於當階。而居尊之體未嘗褻。見腹心於辭色。而防檢之法未嘗疎。嗚呼。可想矣。

天之氣運有常。人依之以作事。而百務成。物因之長養。而百病少。上之政體有常。則下之志趨定。而漸可責成。人之耳目一。而因以寡過。若以無定之心。恣難事之性。令其求之語難憑。求之意不得。手足無措。而猶責求無已也。此爲上者之大戒也。

爲政以問察爲第一要。此堯舜治天下之妙法也。今人塞耳閉目。只恁獨斷。以爲甯錯勿問。恐蹈耳輭之病。大可笑。此不求本原耳。吾心果明。則擇衆論以取中。自無偏聽之失。心一愚暗。即詢岳牧芻蕘。尙不能自決。況獨斷乎。所謂獨斷者。先集謀之謂也。謀非集衆不精。斷非一己不決。

有國家者要知眞正祥瑞。眞正祥瑞者。致祥瑞之根本也。民安物阜。四海清甯。和氣薰蒸。而祥瑞生焉。此至治之符也。即無祥瑞。何害其爲至治哉。若世亂而祥瑞生焉。則祥瑞乃災異耳。是故災祥無定名。治亂有定象。庭生桑穀未必爲妖。殿生玉芝未必爲瑞。盡吾自修之道而已。

爲政要使百姓大家相安。其大利害當興革者。不過什一。此外只宜行所無事。不可有意立名建功。以求烜赫之譽。故君子之建白。以無智名勇功爲第一。至於雷厲風行。未嘗不用。譬之天道。然以沖和鎭靜爲常。疾風迅雷。間用之而已。興利無太急。要左視右盼。革弊無太驟。要長慮卻顧。公私兩字。是宇宙內人鬼關。若自朝堂以至閭里。只把持得公字定。便自天清地甯。政清訟息。

人情只是箇好惡。立身要在端好惡。治人要在同好惡。故好惡異。夫妻父子兄弟皆寇讎。好惡同。四海九夷八蠻皆骨肉。

大學一部。好惡凡三見。誠意章好惡慮其不足。齊家章好惡慮其有餘。平天下章好惡又慮其不足。前一好惡。虛實二字盡之。後兩好惡。公私二字盡之。齊家章之有餘。私也。平天下章之不足。亦私也。

變民風易。變士風難。變仕風難。仕風變天下治矣。

人情不論是非利害。莫不樂便己者。惡不便己者。居官之政。無論殃民。即教養諄諄。禁令惓惓。何嘗不欲其相養相安。免禍遠罪哉。政一行而未有不怨者。故聖人先之以躬行。示之以好惡。激之以賞罰。日積月累。耐意精心。但盡薰陶之功。不計俄頃之效。然後民知善之當爲。惡之可恥。默化潛移。而服從乎聖人。名器於人無分毫之益。而國之存亡。民之死生。於是乎繫。是故衮冕非暖於綸巾。黃瓦非堅於白屋。別等威者。非有利於身。受跪拜者。非有益於己。然而聖王重之者。亂臣賊子。非此無以防其漸。而示之殊也。是故雖有大奸惡。而以區區之名分折之。莫不失辭喪氣。吁。名器之義大矣哉。

三軍要他輕生。萬姓要他重生。不輕生不能戡亂。不重生易於爲亂。

人情之所最易忽莫如漸。天下之大可畏莫如漸。漸之始也。雖君子不以爲意。有謂其當防者。雖君子亦以爲迂。不知其極重不返之勢。天地聖人亦無如之奈何。其所由來者漸也。周鄭交質。若出於驟然。天子雖孱懦甚。亦必有恚心。諸侯雖豪橫極。豈敢生此念。迨積漸所成。其流不覺至是。是以驟者舉世所驚。漸者聖人獨懼。明以燭之。堅以守之。豪髮不以假借。此愼漸之道也。

驕慣之極。父不能制子。君不能制臣。夫不能制妻。身不能自制。視死如飴。何威之能加。視恩爲頑。何惠之能益。不禍不止。故君子情勝不敢廢紀綱。兢兢然使所愛者知恩而不敢肆。所以生之也。所以全之也。智慧長於精神。精神生於喜悅。故責人者。與其怒之也。不若教之。與其教之也。不若化之。從容寬大。諒其所不能。而容其所不及。恕其所不知。而體其所不欲。隨事講說。隨時開諭。彼樂接引之誠。而喜於所好。感督責之寬。而媿其不材。人非木石。無不長進。故曰。敬敷五教。在寬。又曰。善誘人。今也不令而責之豫。不明而責之喻。未及令人先懷怒意。梃詬忽加。既罪矣。而不詳其故。是兩相讎。兩相苦也。爲人上者。切宜戒之。

署令甲者。凡以示天下萬世。最不可草率。草率則行時必有滯礙。最不可含糊。含糊則行者得以舞文。最不可疎漏。疎漏則出於吾令之外者無以憑藉而行者得以專擅。

一法立而一弊生。誠是。然因弊生而不立法。未見其爲是也。夫立法以禁弊。猶爲防以止水也。隄薄土疎而乘隙決潰。誠有之矣。未有因決而廢防者。無弊之法。雖堯舜不能生弊之法。亦立法者之拙也。故聖人不苟立法。不懲小弊而廢良法。不爲一時之弊而廢可久之法。

祖庸調。法之至善者也。兵火之後。版圖蕩地。楊炎改而爲兩稅。歷代因之。然則兩稅之中。已有庸調矣。後世又有丁焉。非重出之賦乎。使庸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有明兩稅丁口而外。有力差。有銀差。十年而一值。嘉靖末行一條鞭法。是銀力二差又幷入兩稅也。未幾而里甲之值年者雜役。仍復紛然。其後又安之。謂條鞭兩稅也。雜役值年之差也。豈知爲重出之差乎。使銀差力差之名不去。何至是耶。兩稅一條鞭。豈非救時良法。而其弊生於千百年之後。因沒從前庸調之名銀差力差之名故也。黃黎洲先生云。

治人治法。不可相無。聖人竭耳目力。此治人也。繼之以規矩準繩。六律五音。此治法也。說者猶曰。有治人。

無治法。然則治人無矣。治法可盡廢乎。夫以藏在盟府之空言。猶足以伏六百年後之霸主。而況法乎。故治天下者。以治人立治法。法無不善。留法以待治人。法無不行。

水一壅必決。水一決必涸。世道縱極必有操切者出。出則不分賢愚。一番人受其福。此非獨人事氣數固然也。故智者審勢相時。不決裂於一懲之後。而驟更以一切之法。昔有獵者入山見騶虞。以爲虎也。殺之。尋復悔明日見虎。以爲騶虞也。舍之。又復悔。主時勢者之過於所懲也。亦若是矣。

堯舜無不弊之法。而恃有不弊之身。用救弊之人。以善天下之治。如此而已。今也不然。法有九利。不能必其無一害。法有始利。不能必其不終弊。姚才妒能之人。惰身利口之士。執其一害終弊者訕笑之。謀國不切而慮事不深者。從而附和之。不曰天下本無事。安常襲故何妨。則曰時勢本難爲。好動喜事何益。至大壞極弊瓦解土崩而後付之天命焉。嗚呼。國家養士何爲哉。士君子委質何爲哉。儒者以宇宙爲分內何爲哉。

官多設而數易。事多議而屢更。生民之殃。未知所極。古人愼擇人而久任。愼立政而久行。故百官法守一。不敢作聰明以擅更張。百姓耳目一。不至亂聽聞以乖政令。日漸月漬。莫不遵上之紀綱法度。以淑其身。習上之政教號令。以成其俗。譬之寒暑不易。而興作者歲歲有持循焉。道路不易。而往來者年年知遠近焉。何其定靜。何其經常。何其相安。何其易行。何其省勞費。或曰。法久而弊奈何。曰。尋立法之本意耳。救偏

補弊而善醫者去其疾不易五臟攻本臟不及四臟善補者縫其破不翦餘完澣其垢不改故製

創業之君當海內屬目傾聽之時爲一切雷厲風行之法故令行如流民應如響承平日久法度疎闊人心散而不收惰而不振頑而不爽譬如熟睡之人百呼若聾久倦之身兩足如跛惟是盜賊所追水火所迫或可猛醒而急奔是以詔令廢格政事頹靡條上者紛紛申飭者累累而聽之者若罔聞知徒多書發之勞紙墨之費耳卽殺其尤者一二人以號召之未知肅然改視易聽否而迂腐之儒猶曰宜崇長厚勿爲激切嗟夫養天下之禍甚天下之弊必是人也故物垢則澣甚則改爲室傾則支甚則改作中興之君綜核名實整頓紀綱當與創業等而後可

法多則道情愈多辟之逃者入千人之羣則不可覓入三人之羣則不可藏矣

情有可通莫於舊有者過裁抑以生寡恩之怨事在得已莫於舊無者妄增設以開多事之門若理當革時當興合於事勢人情則非所拘矣

爲政之道以不擾爲安以不取爲與以不害爲利以行所無事爲興廢起敝

御車者知地險操舟者觀水勢馭天下者察民情此安危之機也

宋儒云宗法明而家道正豈惟家道將天下之治亂恆必由之宇宙內無有一物不相貫屬不相統攝者人以一身統四肢一肢統五指木以根統幹以幹統枝以枝統葉百穀以莖統穗以穗統穰以穰統粒蓋同根一脈聯屬成體此操一舉萬之術而治天下之要道也天子統六卿六卿統九牧九牧統郡邑郡邑

統鄉正。鄉正統宗子。事則以次責成。恩則以次流布。教則以次傳宣。法則以次繩督。夫然後上不勞。下不亂。而政易行。自宗法廢而人各爲身家各爲政。彼此如飄絮飛沙。不相維繫。是以上勞而無要領可持。下散而無脈絡相貫。姦盜易生而難知。教化易格而難達。故宗法立而百善興。宗法廢而萬事弛。或曰宗子賤而弱。而幼而不肖。何以統宗。曰古之宗法也如封建。世世以適長。適長不得人。則一宗受其敝。且豪強得以豚鼠視宗子。而魚肉孤弱。其誰制之。蓋有宗子。又當立家長。宗子以世世長子孫爲之。家長以閭族之有德望。而衆所推服。能佐宗子者爲之。皆重其權而互挾其失。此二者。宗人一委聽焉。則有司有所責成。而紀法易於修舉矣。

世祿不行。宗子賤者居多。而行誼必小。誰肯服之。今立宗子以存餼羊之意。而又立家長以襄宗子之不逮。庶乎得古人之遺意者也。一縣之中。族至百人者。立宗子家長二人。興教化。稽匪類。實心奉行。於治道大有裨益。

無治人則良法美意反以殃民。有治人則弊習陋規皆成善政。故有文武之政。須待文武之君臣。不然。青萍結綠。非不良劍也。烏號繁弱。非不良弓矢也。用之非人。反以資敵。予觀放賑平糴檢災均地鄉約保甲社倉官牛八政而傷心焉。不肖有司放流有餘罪矣。事有知其常變而不得不因者。善捄之而已矣。人有知其當退而不得不用者。善馭之而已矣。

駝負百鈞。蟻負一粒。各盡其力也。象飲數石。鼷飲一勺。各充其量也。君子之用人。不必效之同。各盡所長而已。

君子有君子之長。小人有小人之長。用君子易。用小人難。惟聖人能用小人。用君子在當其才。用小人在

制其毒.

進賢舉才.而自以爲恩.退不肖之怨.誰其當之.奉君之命.盡己之職.而公法市爲私恩.此事之最不平者也.

任有七難.繁任要提綱挈領.宜綜核之才.重任要審謀獨斷.宜鎭靜之才.急任要觀變會通.宜明敏之才.密任要藏機相可.宜周愼之才.獨任要擔當執持.宜剛毅之才.兼任要任賢取善.宜博大之才.疑任要內明外朗.宜駕馭之才.天之生人.各有偏長.國家之用人.備用羣長.然而投之所向.輒不濟事者.所用非所長.所長非所用也.

恩威當使有餘.不可窮也.天子之恩威.止於爵三公.夷九族.恩威盡而人思以勝之矣.故明君養恩不盡.常使人有餘榮.養威不盡.常使人有餘懼.此久安長治之道也.

在上者當愼無名之賞.衆皆藉口以希恩.歲遂相沿爲故事.故君子惡苟恩.苟恩之人.顧一時市小惠.徇無厭之情.而用財之賊也.

興其殺不辜.甯失不經.此舜時獄也.以舜之聖.皐陶之明聽.比屋可封之民.當淳朴未散之世.宜無不得其情者.何疑而有不經之失哉.則知五聽之法.不足以盡民.而疑獄難決.自古有之.故聖人甯不明也.而不忍不仁.今人決獄.輒恥不明.而以臆度之見.偏主之心殺人.大可恨也.夫天道好生.鬼神有知.奈何爲此.故甯錯生了人.休錯殺了人.錯生則生者尙有悔過之時.錯殺則我亦有殺人之罪.司刑者愼之.

法至於平。盡矣。君子又加之以恕。乃知平者聖人之公也。恕者聖人之仁也。彼不平者加之以深。不恕者加之以刻。其傷天地之和多矣。

赦何爲者。以爲冤耶。當罪不明之有司。以爲不冤耶。當報無辜之死恨。聖王有大慶。雖枯骨罔不蒙恩。今傷者傷矣。死者死矣。含憤鬱鬱。莫不欲讎我者。速罹於法。以快吾心。而乃赦之。是何仁於有罪而不仁於無辜也。將殘賊幸赦而屢逞。善良聞赦而傷心。非聖王之政也。故聖王眚災宥過。不待慶時。其刑故也。不論慶時。夫是之謂大公至正之道。

要知用刑本意。原爲弼教。苟寬能弼教。更是盛德感人。更見妙手作用。若只恃雷霆之威。霜雪之法。民知畏而不知媿。待無可畏時。依舊爲惡。何能成化。故畏之不如媿之。忿之不如訓之。遠之不如感之。

兵以死使人者也。用衆怒。用義怒。用恩怒。衆怒讎在萬姓也。湯武之師是已。義怒以直攻曲也。三軍縞素是已。恩怒感激思奮也。李牧犒三軍。吳起同甘苦是已。此三者用人之心。可以死人之身。非是皆強驅之也。猛虎在前。利兵在後。以死懼死。不戰安之。然而取勝者幸也。敗與潰者十九。

寓兵於農。三代聖王行之甚好。家家知耕。人人知戰。無論即戎。亦可弭盜。且經數十百年不用兵。說用兵纔用農十分之一耳。天下所以享兵農未分之利。春秋以後。諸侯日尋干戈。農皆變而爲兵。舍穡不事。則吾國貧。因糧於敵。則他國貧。與其農皆變而兵也。不如兵農分。

凡戰之道。貪生者死。忘死者生。狃勝者敗。恥敗者勝。

聖人做出來都是德性。賢人做出來都是學問。衆人做出來都是習俗。小人做出來都是私欲。文藝自多浮薄之心也。富貴自雄卑陋之見也。此二人者。皆可憐也。而雄富貴者尤鄙。

有過不害爲君子。無過可指底。眞則聖人。僞則大奸。非鄉原之媚世。則小人之欺世也。

禮解神昏。志消氣沮。天下事不是這般人幹底。攘臂抵掌。矢志奮心。天下事也不是這般人幹底。幹天下之事者。智深勇沈。神閑氣定。有所不言。言必當。有所不爲。爲必成。不自是而露才。不輕試以倖功。此眞才也。世鮮識之。近世惟前二種人。乃互相譏。識者皆笑之。

賢人君子。那一種人裏沒有。鄙夫小人。那一種人裏沒有。世俗多在那爵位上定人品。把邪正卻作第二著看。今有僕隸乞丐之人。特地做忠孝節義之事。爲天地間立大綱常。我當北面師事之。況達官貴人。似僕者居其下矣。論到此。那富貴利達。與這忠孝節義比來。豈直太山鴻毛哉。然則匹夫匹婦未可輕。而下士寒儒。其自視亦不可眇然小也。

正直人植綱常。扶世道。忠厚人養和平。培根本。然而激天下之隘者。正直之過。養天下之隘者。忠厚之過也。此四字兼而有之。惟時中之聖人。

心平氣和。而有確毅不可奪之力。秉公持正。而有圓通不可拘之權。可以語人品矣。

大事難事看膽當。承擔順境看標度。臨危臨怒看涵養。舉止舉止看識見。

古之論賢不肖者。不曰幽明。則曰枉直。直則知光明洞達者爲賢。隱伏深險者爲不肖。眞率爽快者爲賢。回旋轉折者爲不肖。故賢者如白日青天。一見卽知其心事。不肖者如深谷晦夜。窮年莫測其淺深。賢者如疾矢急弦。更無一些回護。枉者如曲鉤盤繩。不知多少機關。故虞廷曰。黜陟幽明。孔子曰。舉直錯枉。觀人者之用明。舍是無所取矣。

品第大臣。率有六等。上焉者寬厚深沈。遠識兼照。造福於無形。消禍於未然。無智名勇功。而天下陰受其賜。其次剛明任事。慷慨敢言。愛國如家。憂時如病。而不免太露鋒鋩。得失相半。其次恬靜逐時。動循故事。利不能興。害不能除。其次持祿養望。保身固寵。國家安危。略不介懷。其次貪功啓釁。怙寵張威。愎是任情。撓亂國政。其次奸險凶淫。煽虐肆毒。賊傷善類。蠱惑君心。斷國家命脈。失四海人望。

不欲爲小人。不能爲君子。畢竟作甚麼人。曰衆人。既衆人當與衆人伍矣。而列其身名於士大夫之林可乎。故衆人而有士大夫之行者榮。士大夫而爲衆人之行者辱。

既不欲爲小人。卽當勉爲君子。卻又不能。志不立故也。

委罪掠功。此小人事。掩罪夸功。此衆人事。讓美歸功。此君子事。分怨共過。此盛德事。

好名之人。充其心。父母兄弟妻子都顧不得。何者。名無兩成。必相形而後顯。葉人證父攘羊。陳仲子惡兄受鵝。周澤奏妻破戒。皆好名之心爲之也。

今之人只是將好名二字坐君子罪。不知名自是好不將去。分人以財者實費財。教人以善者實勞心。臣

死忠子死孝婦死節者實殺身一介不取者實無所得試著渠將這好名兒好一好肯不肯即使眞正好名所爲卻是道理彼不好名者舜乎蹠乎果舜也眞加於好名一等矣果蹠也是不好美名而好惡名也愚悲世之人以好名沮君子而君子亦畏好名之譏而自沮吾道之大害也故不得不辨有憂世之實心泣然欲淚有濟世之實才施處輒宜斯人也我願爲曳屨執鞭若聚談紙上徵言不關國家治忽爭走塵中衆轍不知黎庶死生即品格有清濁於宇宙無補也

天物愚者眞智者僞愚者完智者喪無論人即鳥之返哺雉之耿介鴟鳩均平專一雎鳩和而不流雁之貞靜自守騶虞之仁獬豸之秉正嫉邪何嘗有矯僞哉人亦然人之全其天者皆非智巧者也纔智巧則其天漓矣漓則其天可奪惟愚者之天不可奪故求道眞當求之愚求不二心之臣以任天下事亦當求之愚夫愚者何嘗不智哉愚者之智純正專一之智也

古來大忠大孝必半有所昧而成道理一面看得眞利害一面看得暗故也若使十分透徹不能成忠孝之事矣故季文子三思後行夫子不取而稱甯武子其愚不可及

隱逸之士只優於貪榮戀勢人畢竟在行道濟時者之下君子重之所以羞富貴利達之流也若高自標榜塵視朝紳而自謂清流傲然獨得則聖世之罪人也夫不仕無義宇宙內皆儒者事奈之何潔身娛己棄天下理亂於不聞而又非笑堯舜稷契之儔哉使天下而皆我也我且不得有其身況有此樂乎

俗氣入膏肓扁鵲不能治爲人胸中無分毫道理而庸謂卑識虛文濫套認之極眞而執之甚定是人也將欲救藥知不可入吾黨戒之

觀操存在利害時。觀精力在饑疲時。觀度量在喜怒時。觀存養在紛華時。觀鎮定在震驚時。

天欲大小人之惡。必使其惡常得志。彼小人者。惟恐其惡之不遂也。故貪天禍以至於亡。

士大夫居鄉。無論大有裨益。只不違禁出息。倚勢侵淩。受賄囑託。討占夫役。無此四惡也。還算一分人。或曰。家計蕭條。安得不治生。曰。治生有道。如此而後治生。無勢可藉者死乎。或曰。親族有事。安得不伸理。曰。官自有法。有訟必藉請謁。無力可通者死乎。士大夫無窮餓而死之理。安用寡廉喪恥若是。

君子愼求人講道問德。雖屈己折節。自是好學者事。若富貴利達。向人開口。最傷士氣。甯困頓沒齒可也。

目古聖賢孜孜汲汲。惕勵憂勤。只是以濟世安民爲己任。以檢身約己爲先圖。自有知以至於蓋棺。倘有未畢之性分。不了之心緣。乃西晉王衍輩一出。視身爲懶散之物。百不經心。放蕩於禮法之外。一無所忌。以浮談元語爲得聖之清。以滅禮廢教爲得道之本。以浪遊於山水之間爲高人。以銜杯於糟麴之林爲達士。人廢職業。家尙虛無。不止亡晉。又開天下後世登臨題詠之禍。長惰慢放肆之風。以至於今。追原亂本。蓋開釁於莊列。而基惡於巢由。

評品古人。必須胸中有段道理。如權平衡直。然後能稱物輕重。若執偏見曲說。昧於時不知其勢。責其病不察其心。未嘗身處其地。未嘗心籌其事。而曰某非也。某過也。是瞽指星。聾議樂。大可笑也。

堯舜事功。孔孟學術。此八字是君子終身急務。或問堯舜事功。孔孟學術。何處下手。曰。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是孔孟學術。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此是堯舜事功。總來一箇念頭。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一念頭・可直到孔孟堯舜地位・亦病不求耳・

聖學專責人事專言實理

堯舜功業如此之大・道德如此之全・孔子稱贊・不啻口出・在堯舜心上・有多少缺然不滿足處・道原體不盡・心原趁不滿・勢分不可強・力量不可勉・聖人怎放得下・是以聖人身囿於勢分力量之中・心長於勢分力量之外・纔覺足了・便不是堯舜・

道無限量・心無限量・故天地猶有憾・而堯舜病博施・

所貴乎剛者・貴其能勝己也・非以其能勝人也・子路不勝其好勇之氣・是爲勇字所降伏・終不成箇剛者・聖門稱剛者誰・吾以爲恂恂之顏子・其次魯鈍之曾子而已・

聖人嘗自視不如人・故天下無有如聖人者・非聖人之過虛也・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其一才一智・未必皆出聖人下也・以聖人無所不能・豈無一毫之未至・以衆人之無所能・豈無一見之獨精・以獨精補未至・固聖人之所樂取也・此聖人之心・日歉然不自滿・起日汲汲然不已於取善也・

聖人不作・無用文章・其論道・則爲有德之言・其論事・則爲有見之言・其敍述歌詠・則爲有益世教之言・以聖賢之道教人易・以聖賢之道治身難・以聖賢之道出口易・以聖賢之道躬行難・以聖賢之道爲始易・以聖賢之道克終難・

士人口中談論・都是道理・身所持循・亦不著世俗・豈不聖賢路上人哉・但人非堯舜・誰無氣質稍偏・遣詞

未至識見未融體驗未到物欲未忘底過失只是自家平生之所不足者再不肯口中說出以自勉自責亦不肯向別人招認以求相勸相規所以終日說短道長談天論性看著自家便是聖人更無分毫可增益處只這見識便與聖人已自不同如何到得聖人地位

聖人懸虛明以待天下之感不先意以感天下之事其感也以我胸中道理順應之其無感也此心空空洞洞寂然曠然譬之鑑光明在此物來則照之物去則光明自在彼事未來而意必是持鑑覓物也嘗謂鏡是物之聖人鏡日照萬物而常明無心而不勞故也聖人日應萬事而不累有心而不役故也夫惟爲物役而後累心而後應有偏著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呂語集粹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輯者 尹會一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張 ㊥E九三九